

史海钩沉

她们的身份：革命者+编辑

秋瑾创办《中国女报》

认真追溯起既是革命家又是知识女性的，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，一定是秋瑾。

秋瑾是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时期的巾帼英雄、革命家。她曾赴日本留学，也是倡导妇女解放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，这一点，从1907年初由她主编的《中国女报》在上海创刊即可看到。在秋瑾创办《中国女报》前，国内还有一家女性刊物《女子世界》，但因为其办得“文法太深”，多有女性读者反映很难读懂。鉴于此，抱着宣传妇女解放和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利的信念，秋瑾决定创办一份文字通俗、妇女易读的《中国女报》杂志。

由于经费不足，秋瑾期望“热心志士，以资捐助”。这份“广告”除刊登在上海《中外日报》上，还另外印送各地女子学校。由于捐助者寥寥，离办刊需求相去甚远。为此秋瑾绞尽脑汁，她先是从上海前往湖南筹得几千两银子；回到上海后，好友徐自华、徐双韵姊妹又捐助1500元。凑足启动资金后，1907年1月14日，《中国女报》第一期终于问世。

发刊词是比秋瑾小七岁的女词人、也是她的好友吕碧城所写。秋瑾走的是革命救国之路，同样追求男女平权的“新女性”吕碧城走的是教育兴民之道。两人所走道路虽然不同，但共同目标都是为救亡图强。秋瑾就义那年，吕碧城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校。

秋瑾对于《中国女报》可谓倾注了巨



大精力和寄予了殷切期望，无奈天不遂人愿，最后终因销路不广及经费不继等原因，在1907年3月4日出了第二期后，被迫停刊。

石评梅主编《妇女周刊》

继秋瑾之后，我想到的又一位革命者兼有编辑身份的女性，便是石评梅。

石评梅是“五四”时期知名女作家、

新文化战士，她就读北京女高师期间，校长是知名学者、教育家许寿裳。

石评梅先后与友人也是同为女作家的庐隐、陆晶清等人编辑《妇女周刊》《蔷薇周刊》。虽然编辑和撰稿者中有不少进步人士，但也不乏一些思想情况驳杂之人。石评梅作为《妇女周刊》的主编，努力使刊物沿着“五四”进步方向前进，追随新文学运动的大纛。这也正是这两本刊物能够在基本倾向上站在进步潮流上的重要原因。《妇女周刊》创办于1924年12月，1925年12月终刊，共出版了五十期。

此后石评梅和好友、女作家陆晶清等还于1926年11月创办《蔷薇周刊》，关注妇女问题仍是该刊特点。只是它比《妇女周刊》内容更丰富，作者面更广，发声力度更强。

丁玲主编《北斗》月刊

《北斗》创刊于1931年9月20日，至1932年7月20日出版第二卷三、四期合刊后停刊，共出了八期。1933年5月，国民党当局以“助长赤焰，摇撼人心”的罪名，查禁了《北斗》。

关于丁玲主编《北斗》的起始，她曾有过一段自叙，那是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牺牲后，她将出生才三个多月的孩子送到湖南母亲身边后，随即向党组织提出，要求到苏区工作。结果，不是丁玲等待的奔赴苏区的通知，而是组织交代她留在上海，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，并派沈起予、姚蓬子协助她工作。

原来左联自1930年成立后，曾创办《萌芽》《拓荒者》《世界文化》《文化斗争》《巴尔底山》等刊物，却都先后被当局以这样那样的质询理由查禁，一些主编和编辑也受到当局严密监视，行动不便。鉴于这些因素，考虑到其时丁玲还不甚出名，只是一个普通女作家，由她出面办刊物，不会太引人注意。冯雪峰在向丁玲交代任务时，还特别叮嘱道，“《北斗》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”。这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当局过度关注。

当时的分工是丁玲主要负责联系作家、审阅稿件；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和编务工作；沈起予懂日文，因此负责翻译。联系作家，丁玲首先就想到了鲁迅。1931年7月30日，这对丁玲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，她由冯雪峰陪着，去鲁迅家约稿。此前她只在左联召开的会议上，远远见过鲁迅，今天要近距离“去见鲁迅这样的人物”（丁玲语），心里难免会有些紧张。结果见了鲁迅，丁玲觉得“很自由，一点也不拘束”。她向鲁迅约稿，鲁迅愉快地答应了。

在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，所涌现的革命者+编辑身份的女性远不止上述诸位，如1938年3月15日，还有赵清阁主编的文艺杂志《弹花》创刊，除头条为老舍专稿《我们携起手来》，也发表了他的《把枪尖瞄准了敌人》。总之，今日提及她们，意在表达我们后辈对这些不平凡的女性的崇高敬意。

（选自《文汇报》）

心灵驿站

养小



清人顾仲写过一本《养小录》，记述各类清淡饮食，清甜小吃的烹饪与制作方法，是一本纸页泛黄的古代菜谱。

何为“养小”？养小之事，就是下厨房，劈柴炒菜，一心一意做好吃的，心无旁骛。养小，或许是捣鼓些小玩意、小喜好，贪图些小怡情、小安逸、小意趣，而且还沉浸其中，自觉美好。

衣食住行，寻常百姓每天所做的事就是“养小”。

我曾养一小龟，搬家时，人走屋空，一回头，见小龟还留在窗台上的小盆里，心中舍不得，

赶紧将它带走。“养小”，不外乎是养小动物，其中有小乐趣，它和顾仲喜欢做菜异曲同工。

喜欢做菜的文人，笔下活色生香，文从小处着手，亲切，接地气，有生活烟火味。汪曾祺饭桌上的菜，有些是他亲手做的。他说：“拌荠菜，拌菠菜。荠菜焯熟切碎，香干切米粒大，与荠菜同拌，在盘中用手抟成宝塔状。塔顶放泡好的海米，上堆姜米、蒜米。”

王世襄也喜欢做菜。他从前在京城经常骑辆破自行车，车后架上绑着大小锅具，到朋友家中去做菜。

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的蔡澜，被人问起人生观，想也没想，“吃吃喝喝咯”。这在当下，也算是热爱生活，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这仁老头儿，说来说去，其实都喜爱“养小”。

“养小”养的是小闲情、真品位。从前，隐居在江南园林中的人，他们在水榭花池里养红鱼，让眼睛跟着鱼尾巴转；垒石叠假山，让园子里添几分山林烟岚之气；红木案几上，摆几盆微缩盆景，片石有山的纹路，灵动雅致……这些都算是“养小”。

我曾被人拉到一微信朋友圈里，圈里的人，开始以为是谈经说文，哪知全谈的养花识草，他们拍的那些花儿我从未见过，这群人从早到晚谈论得很热闹，是一帮在微信上“养小”的人。

许多人年轻时曾有大志向，梦想成大事，创大业。经历过许多事情，遭遇过失败。到了中年，慢慢沉淀下来，喜欢养养花，种种草，摩挲小古董、小石头，钓鱼，做菜，人生绕了一圈，又回到“养小”生活。

（选自《解放日报》）

学林漫步

“廿”该怎么读

“廿”是规范的现代汉字，社会生活中比较常见，近现代文人的书信，在结尾标注每月下旬日期时更是常用到此字。在字典中，“廿”的形音义都很明确：四画，读niàn，意义为二十。有一个问题是：在很多具体语境中，如果我们按照字典所标注的音去读，读起来和听起来似乎都不顺畅，理解起来也会有点隔阂。那么，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？

“廿”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读为双音节，这一点可以通过同类情况来推定。古文字中的合文不光有“廿”，还有“三十”“四十”“五十”“六十”“七十”“八十”“九十”“一百”“三千”“三万”等，这时的合文都是直接将两个或三个字写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字，没有添加符号标记。战国时期，南方楚系文字习惯在合文下加符号“=”作为标记，这就是合文符号。

诗词和一些固定词组的字数和音节是有限制的，“廿”若在这类文本中仍读成二十，则于押韵、对仗有碍，那么就需要给它一个单音节读音（“卅”“卅”同理）。如唐代李贺《公出无门》诗：“鲍焦一世披草眠，颜回廿九鬓毛斑。”诗中的“廿”应读为单音节niàn。“五卅运动”“百廿校庆”等特定称述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今天是不是要把古诗古文和现代文献中的“廿”都读为niàn呢？

最近央视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中，几位嘉宾都将书信末尾日期“廿六年”“廿五号”依照字典所标读音读为“niàn六年”“niàn五号”。这种读法过于机械地依据字典注音，应该读为“二十六年”“二十五号”更适宜。

“廿”是合文，表示数字二十，在具体语境中到底如何读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在诗文中出于音节数量限制、对仗、押韵或某些固定词语组合的需要，应该读为“niàn”，而在表示日期或类似语境中还是读为“二十”两个音节更符合读、听和理解的习惯。

（选自《光明日报》）